

Mohammed Omer is a Palestinian journalist. He has reported for numerous media outlets, including: the Washington Report on Middle East Affairs; Al Jazeera; Pacifica Radio; Electronic Intifada; The Nation and many others. In 2008, Omer was awarded the 2007 Martha Gelhorn Prize for Journalism.

時報出版

MOHAMMED

OMER

穆罕默德·奧默——著

溫澤元——譯

的砲彈下 渴望

加薩走廊轟炸日記

SHELL SHOCKED

On the Ground Under Israel's Gaza Assault

“Disasters
of War”

literary equivalent of Goya's

“Read Shell Shocked! Its author says, ‘I’m a journalist and I owe it to my people and the Israeli people to get to the truth.’ Thank you, Mohammed, the truth is like

water: a basic necessity, without it we will not survive.”

—Roger Waters

加薩人民盼望的，不過是再也沒有戰爭、能夠安穩生活的日子
而這微小的願望僅是我們的日常

砲彈下的渴望

加薩走廊轟炸日記

MOHAMMED OMER

穆罕默德·奧默——著 溫澤元——譯

SHELL SHOCKED

On the Ground Under Israel's Gaza Assault

砲彈下的渴望：加薩走廊轟炸日記 / 穆罕默德·奧默 (Mohammed Omer) 著；溫澤元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2016.03
面；公分，-- (文化思潮；2)
譯自：Shell shocked: on the ground under Israel's Gaza assault
ISBN 978-957-13-6569-5(平裝)
1. 猶太民族 2. 國際衝突 3. 報導文學 4. 中東

735

105002687

SHELL-SHOCKED by Mohammed Omer
© 2015 Mohammed Omer
First published by OR Books, 2015
Rights Arranged by Peony Literary Agency Limite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6569-5
Printed in Taiwan

文化思潮 002

砲彈下的渴望 加薩走廊轟炸日記

Shell Shocked: On the Ground Under Israel's Gaza Assault

作者 穆罕默德·奧默 Mohammed Omer | 譯者 溫澤元 | 責任編輯 陳怡慈 | 責任企畫 廖婉婷、劉凱瑛
| 美術設計 許晉維 | 董事長・總經理 趙政岷 |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 240 號 4 樓 發行專線——(02)2306-6842 讀者服務專線——0800-231-705・(02)2304-7103 讀者服務傳真——(02)2304-6858 郵撥——19344724 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台北郵政 79-99 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 法律顧問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 印刷 勁達印刷有限公司 | 初版一刷 2016 年 3 月 18 日 | 定價 新台幣 420 元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80 號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加薩走廊轟炸日記

砲彈下的渴望

MOHAMMED OMER

穆罕默德·奧默——著 溫澤元——譯

SHELL SHOCKED

On the Ground Under Israel's Gaza Assault

推薦序

在絕路中緊抱盼望

張翠容

如果你認為你是個珍惜人權、公義、民主、自由的人，那你沒有理由把頭別過去，不去理會他們，至少也得聽聽他們的聲音吧！

當得知居住在加薩的巴勒斯坦裔記者穆罕默德·奧默（Mohammed Omer）親自撰寫了他那驚心動魄的生活經歷，我的第一反應是：噢，加薩人終於可以發出一點聲音來了，即使如何微弱，但只要我們聆聽，便有望變得強大。

我屏著呼吸，迫不及待翻看他的書稿《砲彈下的渴望》，我的思緒又回到既遙遠卻親近的加薩。雖然我在二〇〇六年已經離開了這塊絕望的土地，但從來沒有忘記在那裡所認識的每一個人。他們與我們都一樣有血有肉，有著共同的情感；唯一不同者，就是他們連最卑微的渴望——過正常的生活，也受到剝奪。

在這個只有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地中海土地上，住了近一百八十萬人，它永遠都是以巴地區衝突的前線。

我們在新聞上多次聽到加薩受到以色列狂轟猛炸。事實上，加薩居民的生命每天都受到威脅，朝不保夕。記得在加薩時，每當我與當地朋友說再見，他們總會不捨地回說：「再見？好

的，如果明天我還活著的話。」

導彈、槍擊、圍困等等，我曾與加薩居民一起經歷過，只是我可以離開，他們不能，他們甚至前往同屬巴勒斯坦人自治區的西岸也不能，因為加薩一直受到封鎖，活像個大牢獄。

當加薩衝突一發生，通常傳統媒體會先收到以色列傳來的消息，指控巴勒斯坦人向他們襲擊，他們只是自衛而已。

這就涉及到雙方的傳播能力，誰充分掌控國際媒體和傳播手段，誰便擁有話語權。如是者，在這方面，強弱已經很明顯，連記者都難以到達的加薩，加薩居民又如何能發聲？因此，奧默的這本書在此情況下顯得如此的難得。

原來，自二〇〇〇年巴勒斯坦人起義以來，加薩一直遭以色列海陸空封鎖，非一般人可以進入，理由是，加薩是激進民族主義火車頭、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瑪斯」的基地。

加薩已陷入一個黑暗循環中。一次，一份香港報章訪問了我，談及加薩問題。說完後我警告記者，以色列領事館一定來找她，請她有心理準備。果然電話響了，對方要求她到領事館走一趟。

總領事親自接見，並給與該報專訪。報導出來，大標是：「寧輸傳媒戰，要贏真戰爭」。多霸氣啊！連同之前以色列到駐美大使的一句話：「以軍對加薩已很克制，應該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兩位外交人員簡直是絕代雙驕。他們說話時，毫無憐憫之心。

當以色列襲擊加薩時，會用最兇狠的屠殺方式，二〇〇九年的空襲如是，二〇一四年所謂的「護刃行動」更是。他們除了攻擊哈瑪斯政府機關和其武裝據點外，不少小孩、婦女、老

年人、青少年，以及其他無辜的老百姓都成為受害者。死傷數字以千萬計，而且大部分皆為婦孺，這就是以色列所推行的「集體性懲罰」政策。

這種把平民也一併視作襲擊對象，用國家機器進行大規模殺戮的行為，有批評者指出這種嚴重違反國際法的行為是國家恐怖主義。

不過，以色列對這次襲擊巴勒斯坦人的行動也有說法，他們指稱加薩的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先以火箭砲攻擊以色列邊境，因此，他們要用百噸導彈和數十架戰機自衛、報復。

自衛以及報復成為美國主流媒體報道以色列襲擊行動的主調，加薩走廊則早已被描繪成恐怖組織的基地，當地居民全都是潛在的恐怖分子，是他們挑起衝突的事端。

可是，過去以巴和平談判一直沒有實質進展，立國遙遙無期，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貪腐無能，巴勒斯坦人如籠中鳥，寸步難移。在這情況下，他們於二〇〇六年巴勒斯坦自治區的大選，在絕望中把選票投給採激進手段的哈瑪斯，哈瑪斯就這樣贏取大選；但以色列和美國一直不願承認，並加緊對加薩的圍困和攻擊。可是，無論怎樣激進，哈瑪斯的力量與以色列相比，都十分懸殊，就像小孩對大人一樣。因此，一有衝突，雙方的傷亡數字都是非常不對等的。只要巴勒斯坦人繼續受到圍困，看不到出路，那麼，衝突將永不止息。

奧默就在加薩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監獄」成為不一樣的記者，為什麼呢？正如他所說，不像其他國際記者，他們這些來自加薩的新聞工作者不僅是播報新聞，他們還在加薩生活，也可能在加薩死去。奧默表示，無論環境怎樣惡劣，他仍會緊抱盼望。因此，他要記錄，特別是二〇一四年以色列採取的「護刃行動」，我們在電視上只遠距離看到以色列對加薩的空襲，就像

戰爭遊戲。從高空往下望，人變得如此微不足道，而轟炸的聲音亦掩蓋了受害者的哀嚎。

但，奧默的一枝筆宛如相機把鏡頭對準受害人及其家庭，並且更來個大特寫，令我們無法迴避，直視他們超乎想像的生存處境。怎麼二十一世紀都已經踏入第二個十年，文明以外竟卻有個殘酷的世界，這是我們在新聞上無法得知的。

奧默訴說加薩故事能力之高，可能由於他就生活在其中，他的觀察與感情比其他外國記者來得更深刻、真摯。儘管加薩如此令人沮喪，奧默在書中仍然仔細描繪了加薩居民的日常，一種在巨大恐懼和艱苦中依然堅持維持日常生活的勇氣。他們在絕路中緊抱盼望，盼望著國際公民社會的關注及援手；即使過去外界對這塊土地一籌莫展，可是和平組織如雨後春筍，從國際到以巴地區，特別是以巴兩地人民攜手推動和平，卑微中見強大。只要人與人之間彼此能夠靠近，盼望總在人間，這一代不行，下一代，再下一代。

令我驚訝的是，原來台灣也有個巴勒斯坦網（<http://palinfo.habago.org>），同情者更多年來每個月在台北有個站樁行動，風雨不改，抗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或許你會質疑其成效，但卻不能否定當中的道德力量。

我期待這本《砲彈下的渴望》可以拉近大家的距離，讓同理心照亮世界黑暗的角落，重建人類文明的核心價值。

引言¹

時隔加薩走廊的上一場戰爭已經一年，我回想起第一次跟賈拉勒·戎迪亞碰面的場景。二〇一四年夏天，我看見他坐在殘破的自家上頭，周遭盡是塵土與碎石。雖然他努力維持冷靜，我還是在他臉上看出壓力刻蝕出的紋路。跟許多住在加薩走廊的人一樣，歷經以色列近期一連串的襲擊之後，人民已經能夠預測出空襲的頻率約莫三到四年一次——如今賈拉勒已經一無所有。賈拉勒說出內心的疑惑：他的妻子還有六個孩子的未來該怎麼辦？如今家園已毀，他們該安身何處？哪裡才是真正安全的？他們被困在加薩走廊，哪裡都去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有一天不再有炸彈轟炸、空中看不見戰機。或許如此，他們才能重拾足夠的平靜重建家園、找回那種正常的生活。

一年過後，賈拉勒仍舊無家可歸。他的住宅仍然呈現毀損狀態，家人雖然安在，但也僅只是活著而已。至於我自己，則盡可能保持樂觀，這片狹長的飛地²過去是一片秀麗、自給自足

1 本書全書註腳皆為譯註。

2 「飛地」是一種人文地理概念，意指在某個地理區境內畫有一塊隸屬於他地的區域。

的沃土，如今已然成為斷壁殘垣，在這裡生活絕非易事。以色列決心要讓我們永遠回不了家，這就是加薩走廊居民所面對的現實。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有一場肅清行動，當時以色列覬覦一塊聯合國尚未允諾的領土，因此針對該區域的非猶太人進行種族淨化³。那次事件之後，加薩走廊成為一塊安居的樂園，讓成千上萬名非猶太裔居民，得以從伊爾根、史騰恩，還有利希⁴等民兵組織的屠殺魔掌中逃出來。這些以恐怖分子自居的組織，就是今天以色列軍隊、警方，還有以色列國安局的前身。不過直到今天，那些比支持猶太復國的民兵組織更早逃到這裡的長者、男人、女人，還有小孩，縱然已經與家園失散，他們手上還握著自家的鑰匙。這些鑰匙代表著希望跟決心，他們希望有一天能共重返故土。

經歷二〇一四年以色列襲擊之後，許多加薩走廊裡的孩童仍然驚魂未甫。我們持續居住在這座圍城中，人民所能夠購買、對外輸出，還有進口的貨品都受到限制。我們無處可去、動彈不得，外人要來探訪更是難上加難。聽著人權主義者高聲頌讚，「巴勒斯坦人能在這種侵略行徑之下存活下來，」我們內心感到無可奈何，畢竟我們早就過了好長一段這樣的日子了。他們說的或許沒錯，但終究點出了一個無可迴避的問題，「我們為什麼得被迫繼續忍受、過著這種悲慘的生活呢？」二次世界大戰延續了六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發動的攻擊，還有讓人不能苟同的種族淨化長達十二年。我們受到的壓迫已經綿延六十七年，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的期間在歷史上已沒有其他案例可比擬。

每一天、每分每秒，我們都活在扭曲的現實當中。我們所經歷的這場人為災難，就是為了要鞏固、宣揚他們奇怪的價值——那股昭然若揭的種族歧視心態。而他們全憑著信仰以及種

族，就讓自己有了這股特權，隨後卻又對這一切行徑予以否認。這些舉動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的存在（他們所不能接納的種族、信仰）變得令人無法忍受。他們的目標，就是逼迫我們「自願」放棄我們的國家、事業、家人、家園、祖先，還有文化。他們所施加的迫害相當系統性，也影響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他們阻止我們重建家園，還進行軍事襲擊、鎖定攻擊目標、監禁人民，甚至將居民圍困、不供應餐食，還有各種泯滅人性、剝奪人權的刑罰。為了抵制我們的運動，還以「公共安全」的名義，設置各種城牆以及檢查站。

不過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留在這裡。沒錯，在加薩走廊我們永遠找不到生存下去的方式。女人會將那些轟炸我們家園、已然廢棄的坦克砲彈製成花盆。學生回到被炸彈毀得坑坑疤疤的學校，矢志完成學業；他們用膠帶將毀損的課本黏好，也簡單將原子筆修復成堪用的狀態。每到傍晚，我們藉著燭光讀書。瓦斯、水，還有電力不時會斷絕供應，在加薩走廊，這也是天天都得面對的現況。我們就這樣專注在生存的基本層面，秉著我們引以為豪的決心，繼續勉強度日。我們也是人，我們懷抱夢想，但也會有惡夢來襲；我們堅忍強壯，但也有脆弱的時候。在

3 一九四八年五月以色列正式宣布建國，以色列建國隔日，中東其他國家不承認其存在，便向以色列宣戰。而該年在戰爭中，以色列占領了約旦河西岸的部分領土，約旦則占有東耶路撒冷、以色列南部，而埃及則在沿海地區占有一小塊土地，後來被稱之為「加薩走廊」。而在一九八四的戰爭中，大量的阿拉伯人逃離「猶太國家」，此後這次流亡也被阿拉伯人稱為「大災難」。

4 猶太復國主義的激進軍事分子，組織目標是以武力手段，建立一個完全由猶太人組成的國家。

繼續盼望、祈求正義的同時，我們對於自給自足的能力感到自豪，也會謙卑地感謝上帝，讓我們獲得外界的協助。

時至今日，正義仍未降臨。每次賈拉勒碰到我的時候，他都會問：西方世界每次談到跟人權相關的民主還有存在主義時，都表現得振振有辭，他們會將理想落實到行動上嗎？他們難道沒有聽說以色列對加薩走廊的侵害嗎？他的雙眼在我的眼中不斷尋找希望。他知道我曾在加薩走廊以外的地區待過，也不時跟具有影響力的西方人士與談。很多時候，我的雙眼沒有辦法迎上他的凝視。我能感覺到西方強權對於加薩走廊所遭受的一切其實關注甚少。居住在加薩走廊的兩百萬居民，其實常感覺自己似乎不存在這個世上。我沒辦法把這個令人惶恐的事實告訴賈拉勒，我讓他繼續保持這股希望，告訴他我會繼續把他的故事推廣到全世界。我向他保證，他的聲音絕對不會遭人忽視。

與賈拉勒相同，我們都是加薩走廊的居民，天天都要經歷各種攻擊，還要承受每幾年一次的大型襲擊。從我還是一個孩子，經過青壯年期，到現在為人夫、為人父，這就是我的生命經歷。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⁵發生的幾年前，我來到這個世上；直到今天，共有四代人歷經以色列的侵略，但是多數人對於一切所知甚少。距離上一次大規模攻擊已經一年了，二〇一四年夏天，我們在無可言喻的煉獄中生活了五十一天。⁶每經歷一次襲擊，人民之間就更加緊密、更有韌性，也越發堅定。這種求生意志，以及重建家園的決心，讓我們團結一致。人們始終懷抱這樣的希望——或許去年夏天的攻擊是最後一次了，大家不再需要過著這種痛苦的生活。然後，我們雖懷抱希望，但卻沒什麼信心。

本書闡述了戰爭的各種面向，也收錄了我過去撰寫、有關以色列侵略行為的報導。社群媒體對最近的攻擊行動造成了不同的影響。處理到以色列情勢的相關議題時，審查刪節的現象：無論是媒體的政策，還是新聞記者的自我審查都無所不在。過去被草草帶過的新聞事件，現在都備受質疑。因為有了社群媒體，以色列的攻擊行為終於無所遁形，新聞媒體不得不派記者到現場報導。儘管歐洲跟美國的新聞媒體還是抱持著特定的立場來報導，但是整體而言情況還是有所改善。像賈拉勒這樣的人民之聲，很少有機會能夠推送到新聞媒體上；然而「數位解釋之聲」(Electronic Hasbara Force)的論點，一個由志工組成的網絡，目的是透過社群媒體向全世界呈現以色列政府的態度，卻是惱人地不停放送。他們的立場包含以色列「維持純猶太人國家」、「為自己辯護」的權利，這種先發制人的手段實在是極端矛盾。

在媒體上，以色列的安全永遠都是擺在第一位。我們常聽到猶太籍移民需要更多保障，還有以色列工人、學生、軍方、警方以及外交官也是，大家都需要安全；但是從來沒有人主張要維護數百萬名巴勒斯坦人，他們忍受毫無間斷的攻擊行為，還被逐出在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國之前已經定居幾千年的老家，那片人民悉心照料、珍視的土地。這種不被重視或選擇性忽略的現象，讓數百萬名巴勒斯坦人所承受的壓迫，越來越不可收拾、越來越嚴重。

在主流媒體上，很少有人提及加薩走廊人民的權益，也不曾替我們辯護，甚至單純替人

5 一九八七年巴勒斯坦群眾舉行的大起義，主要是反對以色列長久以來的軍事侵略。

6 也就是二〇一四年以色列發動的軍事鎮壓。

民的生命發聲；畢竟我們不像其他國家，我們沒有陸海空三軍，也沒有核子武器。我們至今仍未設置任何檢查站，我們也沒有將以色列人民的住宅剝平、剝奪他們做生意的權利，更沒有監禁以色列人民、甚至是孩童。我們沒有在他們的城市周遭建造城牆、沒有把他們的農作物連根拔起，也沒有扣留稅收。我們不會去計算人體所需的最低卡路里攝取量，再把超出的食物列在違禁品清單當中。假如以色列人隨時想要出國，巴勒斯坦人不會予以阻擋，也不會禁止他們到學校上課。我們不會切斷他們的電源、炸毀淨水場，也不會用污水灌滿每條大街小巷。我們不會扣留供給醫院藥物的船運。如果他們的漁民在人為畫定的界線周圍遊蕩，我們也不會用槍射殺；也不會讓人民在等待醫療核准的時候當場死在檢查站。我們也絕對不會因為夫妻身在兩塊不同的領土上，而禁止他們住在一起。上述這些事巴勒斯坦人都不會做，因為那都是以色列人施加在我們身上的。他們使用這種手段已經好幾十年了，而這還不包括每三到五年一次的大規模軍事攻擊。

巴勒斯坦的陳述顯然很少浮上檯面，哪天有人看到關於巴勒斯坦的新聞，大概也是在以色列辯護自身權益的時候順帶提到。這個蕞爾小國傾注大量資金來操弄媒體。巴勒斯坦當權花了很多時間，試圖跟哈瑪斯（Hamas）⁷ 談和。一旦雙方有所接觸，以色列和美國就會威脅巴勒斯坦，要讓駐紮當地的代表扣留他們的稅收。很多時候，巴勒斯坦當局幾乎都要破產；支付薪資已經不容易，更遑論應付以色列用金錢堆出的媒體高牆。

對大多數的媒體而言，如果不要播報實情，巴勒斯坦人看起會比較沒有人性，也因此讓所有報導都站在施壓者那邊，而不是受害者那方。我們是受侵占的人民。我們從一九六七年的六

月六日就正式受到占領，而從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至今，巴勒斯坦也不斷遭受種族淨化。掠奪土地、占領他人家園，這就是衝突的根源。這種衝突非關信仰，從來就跟宗教一點關係都沒有。以種族之名，宗教只是用來畫分隔離的手段而已。

以色列占領土地的原因，跟信仰、聖經故事，或是其他用來合理化自己行徑的藉口無關。真正的動機是戰爭：爭奪上流水源、河川，還有地下水。大家都想要控制、利用豐富的自然資源，像是適合耕作的土地，還有西部沿海與加薩走廊沿岸的天然氣層。政經勢力也至關重要，大家都想在中東握有軍事經濟的影響力。真相就是如此，其他理由都是幌子。

其實基督教、伊斯蘭教，還有猶太教這三種信仰在這片聖地上，和平共存了超過一千四百年。雖然偶爾仍會爆發衝突，但導火線多半都是入侵者所致，像是中世紀歐洲的十字軍、土耳其帝國、羅馬帝國，或是今天擁護猶太人復國的積極分子。如果沒有外力介入，巴勒斯坦的這些民族基本上能和平自處。而且歷史也證明，我們甚至還很喜歡彼此呢！

社群媒體改變了大家對以巴衝突的認知，從原本閃爍模糊、單一面向的理想主義，轉變成多面向、追求實事根據的真相。大家的理解慢慢從想像，轉變為現實，我希望這本書也能達到這樣的目的。

7 哈瑪斯是巴勒斯坦一個宗教性的政治組織，是成立於一九八七年的一个伊斯蘭教尼遜派組織，其宗旨是以武力消滅以色列。哈瑪斯主要活動區域有加薩走廊、卡達，還有其他中東地區。

我寫這本書，是希望能把那些需要讓大家知道的故事，得以保存延續。有些段落正向積極，像是在上一次的攻擊中，有四千五百名嬰孩在加薩走廊降生（本書第278頁）；有的故事則是令人心痛，像是在襲擊中不幸喪命的青年艾哈邁德，透過他姐姐娜耶斯的回憶以及一字一句，我們才得以紀念他（本書第227頁）。在此我也希望能向加薩走廊的基督徒跟穆斯林致敬，他們團結一致的心堅定無比；這裡的牧師跟伊瑪目⁸都敞開教堂跟清真寺的大門，不會把信仰不同的人擋在門外。大家都忘記巴勒斯坦人其實有著各種信仰，當中還包含了猶太教。在古羅馬的記載、希伯來古書，還有歐亞的史學地圖裡都可得知，巴勒斯坦已有三千多年歷史。在耶路撒冷舊城區那個紀念一九四八年以前戰敗身亡的英國士兵的墓碑上，也有所記載。巴勒斯坦地區包含部分現今的黎巴嫩、伊拉克、約旦、以色列、埃及，還有加薩走廊，如果你在上述地區出生成長，那麼你就是所謂的巴勒斯坦人。儘管很多人體內可能流著高加索人、亞洲人，或者是非洲人的血液，但是巴勒斯坦並不是民族，我們屬於阿拉伯民族。在這裡，種族跟信仰不能直接畫上等號，這片土地上除了伊斯蘭教、猶太教、朱斯教，還有基督教跟其他宗教。

在加薩走廊，基督徒與穆斯林共患難、共生死。巴勒斯坦的這兩個宗教族群，都親眼目睹學校以及教堂、清真寺被以色列軍隊炸毀。以色列軍方還有西岸狂熱的猶太居民會逮捕他們、禁止他們飲食，加以羞辱、把他們與家人拆散、禁止他們離開巴勒斯坦，甚至直接奪走他們的性命。縱使以色列捏造出一套說詞，也很有系統地剝奪我們的人權，基督徒與穆斯林始終秉持著基本的人道精神，堅定地團結一致。

我們不能忘記這些事實，因為延長占領加薩的主要戰略，就是製造原本根本不存在的分